

《昆明日报》「红土地」副刊作品选

七色之原

云南民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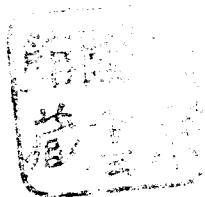
尹坚
瞿文早 编

7.1

I217.1
179
2

七色高原

瞿文早 尹 坚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B104557

责任编辑：刘正芳

封面设计：彭 放 朱昆锦

七色高原

瞿文早 尹 坚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大观路39号)

国防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7.2 字数：141千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 ISBN7-5367-0254-X 定价：2.10元
I·62

序

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

费 嘉

彩云之南，横亘着雄浑而厚实红土地。

承受风耕雨犁，奉献春华秋实，土地总是沉默无言。然而我们却在这块土地上，清晰地听到万物拔节的铿锵之声，看见生命勃发的向上之力。这就是故乡的红土地。这就是《昆明日报》的文艺副刊“红土地”。

现在结集出版的《七色高原》，正是从百余期“红土地”上发表的大量作品中，经过一番精心的筛选后，编辑而成的一本份量不轻的文学集子。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从“红土地”到《七色高原》，它的编者所从事的是一项富有意义的开创之业，所走过的是一条艰辛的耕耘之路。

对于报纸的文艺副刊，更多的时候，我只是它的一名读者和作者。做了编辑，还是近两年的事。由于工作关系，我常浏览其他省市的报纸，比较下来，《昆明日报》“红土地”文艺副刊所发表的大量的、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形

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既带有泥土芬芳与温馨，又不失大地的厚重和坚实，从而赢得为数众多的读者的欢迎，与时代、社会以及当代人们的生活取得较大范围的汇通和交融。

从“红土地”版上，热心的读者一眼就可瞥见一些大家所熟知的、在省内外声名卓著或较有影响作家或诗人的作品。我想，作为编辑，有意联系这么一批在创作风格自成特色及艺术造诣已近上乘之境的成名作家，也许还不全在于用他们的作品来光大版面，为“红土地”增色添彩，其中更深长的用心，是让这些作家诗人牵线引头，为年轻的《昆明日报》副刊起到一种铺路搭桥，启示来者的作用。事实上，这些惯于长篇宏论的作家们，在为报纸写稿时，确是行文练达，法度谨严，堪称楷模。既亲切谦和，又领风气之先，起到了极好的示范作用，现在他们的力作都收在这本集子里，作为《七色高原》中最为鲜亮醒目的一色，透出了名家好手所特有的文彩与风范。

也许是出于一种职业习惯，对于“红土地”，我更喜爱并始终怀着希望去阅读的文章，却常常是那些陌生作者的作品，它们总是那么新鲜、自然、拙朴而纯净，却又不乏令人掩卷沉思的真挚和深刻。韩毓昆的小说《名家》，以独到、精巧的叙述方式，讲了一个名家的故事，揭示了人们生存环境中截然对立的两极困惑，读后令人陡生一种难言的郁闷与辛酸；黄昆青不足千字的小说《等距离》，将

人们脚下一段平常的路程，变为衡量某一类人的价值尺码，确是出手不凡；花晓平的《小说家》也许并不具有多深的思想性，但那流畅、生动、诙谐的描述，却让人在一笑之后获得了一种愉悦的轻松感；而邓琼的散文《极地》，细腻绵密，袒陈胸臆，是极富才气与灵性的抒情篇章；海翔的散文诗《梦色城市》，以自如、飞扬的文字，透出内心深层的悸动和抗争；再如张雪梅的《少女季节》、陈丽蓉的《村姑》等，都属于散文诗中灵动、清丽的佳作，有一种令人着迷的意境。而艾吉、李智红等人的诗歌，则带来一股逼人的新鲜的气息，使人足以对他们寄予希望。这样一批文学新人，他们初涉文坛的脚步，是踏在“红土地”上的。他们的作品也收入这本集子，这就为《七色高原》添了一抹新绿，顿时便有了浓郁的春意。

如果说在这本集子里刻意推出一批年轻人的作品，体现了编者识人辨才的慧眼，那么适时地介绍一些老同志的诗词，则又是一种热情洋溢的理解了。这些老同志，暮年壮心，豪气犹存，诗情不衰。郭化若、薛波、聂索等人的旧体诗词，抒怀意志，风骨奇峭硬朗，确是老树重葩，又是一番风光了。

报纸无例外地要紧系时代大潮、社会风云，并且作出迅速、敏锐和直接的反映。在这一方面，《昆明日报》的文艺副刊具有领先一步的优势。连续举办的“建设者”和“开拓者”纪实文学征文，以充裕的版面在醒目的位置上刊出了一批具有强烈

时代感和地域特色的报告文学，如《德和人 德和情》、《架设“时代的镜子”》、《生来奔走万山中》、《跨入新纪元》等篇章，使我们看到了在改革开放，振兴云南经济的奋斗中，在故乡的土地上所涌现出来的各类优秀人物群像，以及在地处边远的高原上所发生的从观念领域到行为准则的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读后令人警醒感奋，信心倍增。同时，这些征文也说明了报纸自身的那种开拓精神和进取意识。

《昆明日报》的文艺副刊通过这样一些易为读者所接受，为社会所认可的生动活泼的形式，一改过去报纸的形象，使之与人民群众亲近起来、相生共荣，成为朋友，走进千家万户。再加上“红土地”不断推出“青春诗会”、“老同志诗会”、“军旅诗会”、“樱花诗会”，真是争奇斗艳，各呈异彩。有了这么好的基础，“红土地”上发表的一些作品，有的被拍成电视片，有的被选入各种选集，有的在全国一级的文学大赛中获奖，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

报纸的文学版，常常是文学新人登堂入室的第一台阶；中外许多著名的作家诗人，他们初涉文坛之际，多得益于报纸的扶助。“红土地”亦不例外，它悉心培养扶持的作者终有一天要成熟起来，要声名大振，要远走他方；但不论他们走到哪里，也不论他们取得如何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的脚跟，都永远沾着一块抹不掉的醒目的红土！

本书的编者之一瞿文早同志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编辑了，加之他长年笔耕不辍的创作实践，使他在筛选作品，把握全局的时候，自有一种独到的眼光。一本《七色高原》摆在我们面前，对于他，对于广大读者，乃至于今日文坛，都是一件新鲜而又令人欣慰的好事。

一九八九年八月一日

目 录

●沃土碧野●

在水一方.....	赵开义 (1)
名 家.....	韩毓昆 (4)
小说家.....	花晓平 (7)
钓鱼去.....	韩可风 (10)
第九日.....	杨志松 (11)
夫妻生活.....	张忠伟 (15)
草甸上的马蹄莲.....	杨振昆 (19)
等距离.....	黄昆青 (25)
募 捐.....	吴 清 (27)
直 觉.....	蔡 毅 (30)
窗口那串红辣椒.....	郑 新 (33)
南郭后传.....	岳建中 (34)
戒烟记.....	峰 雷 (36)
国 香.....	大 可 (39)
乌协名誉主席.....	程约汉 (43)
夫妻小序曲.....	冯德胜 (46)
衣人德自暖.....	勒 柯 (50)
画家杨君.....	冉隆中 (53)
失望的等待.....	朱少萍 (55)

今天发行龙票·····	汪凯利 (57)
新官上任·····	怡敏 (60)

●高原梦萦●

花痴·····	湘女 (62)
春与秋的交响·····	瞿文早 (65)
夜走荒原·····	先燕云 (69)
姐姐·····	尹坚 (74)
炊烟·····	王淑珍 (77)
童年的小巷·····	陶师舜 (79)
细蔑竹箩·····	陈春 (83)
梧桐落叶·····	关中 (84)
永恒的湖泊·····	瞿腊娜 (87)
野樱花·····	黄雁 (89)
极地·····	邓琼 (91)
四季赋·····	张慈 (94)
金秋记怀·····	辛勤 (95)
哦，那旋转的地球仪·····	知仁 (98)
失眠的燕子·····	乔传藻 (101)
无怨的结局·····	李丹丹 (105)
跳伞·····	江野 (107)
南柯南巴葱的婚礼·····	张丽萍 (109)

●樱之谣●

少女季节·····	张雪梅 (114)
村姑·····	陈丽蓉 (116)

樱之谣·····	杨世光(116)
弈者的等待·····	吴 奈(118)
二月之晨·····	原 因(119)
蓝色的等待·····	杨文秀(121)
超越的含义·····	宗绍峰(122)
歌·····	庞 文(124)
班长,今夜没有月光·····	徐 刈(124)
“天鹅”浮想曲·····	欧之德(127)
梦色城市·····	海 翔(128)
迟来的爱·····	淡 墨(130)
童 年·····	艾 吉(132)
春天的眼睛·····	邹昆凌(133)
思乡曲·····	魏 华(134)
月 亮·····	米思及(135)
新年的歌·····	费 嘉(136)
索道悠思·····	海 岚(139)
荡在梦中的船·····	周 云(139)
咏歌德故居·····	朱洪东(140)
思念雨季·····	谭忠兴(141)
中 国·····	吴 正(142)
春城印象·····	赵德庆(143)
五月的山野·····	李智红(144)
一个季节在融化·····	杨 蓉(145)
年 底·····	杨兴仁(146)
盼·····	李湘琦(147)
诗词二首·····	郭化若(148)

阿泸沽洞纪游·····	薛 波(150)
金缕曲·····	李文辉(151)
诗二首·····	聂 索(152)
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	杨复兴(153)

●纪实之窗●

生来奔走万山中·····	刘全健(154)
德和人德和情·····	文 早(167)
五彩路·····	蒲 思(182)
架设“时代的镜子”·····	方 束(190)
银色的梦幻银色的希望·····	海 岚(205)
跨入新纪元·····	张庆国(213)
扼住命运的咽喉·····	雷吸天 区汉宗(222)
春风俊彦好·····	王晓洁 伊 子(233)

在水一方

一条青悠悠的小河从哨所和胶林中间穿过。河上有一座窄窄的龙竹吊桥，只有军人才会从桥上走。

他常常背着一个发黄的画夹，爬上那条崎岖的山路，在河边写生，画小河，画胶林，直到太阳落山了，才赶回哨所。

她的家在胶林深处。不知从哪年哪月起，她喜欢来小河边玩耍。割完胶，她要来河边洗手，梳洗自己的长辫子，戏水，捞鹅卵石取乐。渴了，她捧起清凉的河水开怀畅饮；热了，她趁四处无人，露出白嫩的玉体，羞羞答答“扑通”跳进碧蓝的河里。她唱歌象山间的百灵鸟，在胶林里唱，来河边唱，唱给割胶的伙伴，唱给哨所。当然，她有个秘密，更多的时候是唱给他听。他坐在河边埋着头画啊写啊，她坐在他对岸一块青石上，戏着水，轻轻地唱：

.....

绿草苍苍，
白雾茫茫。
有位佳人，
在水一方。

他好象没有听见。看不出一点反映。

她恨他，在心里狠狠地骂他。

她要把他从河边赶走，永远不要来，离得越远越好。胶林是自己的，小河也属于自己。她要下逐客令，不允许他坐在属于自己的河边画画。

她气冲冲跑进胶林，生气地用发青光的胶刀在一棵幼小的胶树上重重的划了一刀。胶树象一只被打伤的小鹿，望着自己受伤的伤口哭泣。她心疼了，拿出手帕用手紧紧按着胶树的伤口，就象炮火中的士兵用手捂着战友的伤口时凄惨的呼叫。

她哭泣，她的心里在滴血。

她不忍心去赶走他，她不该去伤害他。

时光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冬天来到了小河畔。

胶林抖光了衣裳，光秃秃的，小河水面上泛起朦朦的白雾，河水冰凉冰凉。

她每天都来河畔生火，给胶树取暖。

好长时间没见到他来河边写生。他生病了？也许执行任务去了？要不，他一定会来的，可为什么总见不到他的身影。他喜欢见到我吗？喜欢听我唱歌么？

她觉得身上那件鲜红色的风衣一点都不暖和，凉丝丝的。她搓着娇巧的小手，小嘴吐出一阵阵的白雾，眼睛不停地盯着河畔，坐在青石上，缩成一团，象白茫茫的雪地里一只孤独的小兔。

有一天清晨，她看见他站在清凉的河水里，裤

脚挽得老高，那发黄的画夹用三脚架托着。他在白色的调色盒上调去调来一阵子，然后激情地在画夹上飞来舞去。

他终于实实在在的看了她一眼，然后无动于衷的把眼光移回画夹上。

她心里一阵欣喜，脸上一阵红晕。

她跑到河畔那片翠绿的野芭蕉林里，扯来了宽阔的芭蕉叶和小木条，编了一个很美的小花篮。然后采来木棉花、美人蕉和兰花草，装进花篮里。

她小心地把花篮放入河中，花篮载着鲜花，载着她对他要说的好多悄悄话，摇晃着飘过去了。他的眼睛死盯着画夹，花篮从他身边慢慢顺流飘走了，她急得直跺脚。

接连几天，她回到家，变得沉默寡语，常望着门外发呆，晚饭烧糊了，夜里说梦话，偷偷的哭泣。

妈妈急得团团转，心疼女儿，找来医生给她看病，医生说 she 没病，多注意休息就好。妈妈劝她到城里好好逛几天。她去了，正赶上国庆节。

街上很热闹。人们好象在看她，投来善意的目光。文化宫门口一位很可爱的小妹妹，用手指着她，说：“爸爸，你看，这位阿姨是文化宫那幅画里的阿姨吗？”

“是呀。”小妹妹的爸爸看着她，也惊叫起来，人群好奇地围拢来。

她被弄得莫名其妙，冲出围观的人群，向文化

宫国庆书画展厅跑去。那里挤满了观看的人群，有人看出了她：“你们看，她来了！”

她不顾一切地挤到最前面，呆呆地看着。

哇啊，那是一幅很美的国画。正是她，而且比她还要美。含情脉脉的眸子，秀美的辫子，丰满的胸部，甜美的微笑，一位十足的割胶姑娘。还有她最喜爱的乳白色的透明的连衣裙，春天，野花，碧蓝碧蓝的小河，那片属于她的翠绿的胶林……

第二天早晨，她鼓起勇气踏上了只有军人才会走过的龙竹吊桥，吊桥在小河上“叽嘎！叽嘎！”地摇晃着，前面过来一位从哨所下来的战士，她向那位士兵打听他。

“哦，你是说我们哨所的小画家呵，他调到别的哨所去了，昨天刚走。”士兵走了，吊桥又摇晃着。

她转过身去，向胶林深处走去……

名 家

全省知名的版画家乔国忠接到了渲河州的请柬。请柬上写着务必请乔国忠同志于下月五日前往该州出席青年版画家作品展览会，以便指导该州的青年版画家创作，繁荣版画创作云云。

渲河州是本省版画创作开展得最好的一个地区，乔国忠常常从省城到下面去进行版画创作的交

流和指导。就在年初，渲河州师范学校艺专教研室举办了一个版画创作学习班，特邀他去讲学。乔国忠不顾年事已高，如约前往了。

第二天，学校刘秘书揣着两百块钱来找他。

“乔老，这一次学习班的学员收费不高，任课老师讲课费普遍低，这点钱是您的讲课费。”

看着这个机灵的小伙子恭恭敬敬地捧着一叠厚厚的钞票站在他面前，乔国忠觉得不是滋味。他明确表示，这次来讲课纯粹是为了培养新人，为全省为国家多培养一批版画家。

刘秘书看着这位鹤发苍苍的老人，心下不由得且敬且畏了。但钦佩过后，他又觉得不妥，因为毕竟他份内的工作没有完成。刘秘书立刻产生了一个主意。

过了几天，刘秘书拿了一块木板，说是学生们非常希望得到乔老的版画，以供平时临摹学习之用。乔老欣然应诺了。几日后，一幅版画出现了，这是一幅草原牧歌图，几个牧民正挥动鞭子驱赶一群羊，版画上部是卷卷翻滚的云。

版画作好，立刻招来了阵阵赞誉声。在乔老心情好到一种最佳状态时，刘秘书突然提出这幅画卖给师范艺专教研室，看到乔老微微点头，刘秘书便将那叠两百元钞票悄悄塞进乔老口袋里，抢起版画走了。

刘秘书捧着这幅画精神抖擞地回到家，在房中找了一块显眼之处挂将起来。刚挂好，妻子回来